

七 宗

敵死

著 汶 魯

種三第書叢藝文

版出會委籌聯文省

行發店分南湖店書華

死敵

(獨幕話劇)

魯 汶 作

時間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

地點：平壤

人物：鐘小義——十七歲勇敢的中國孩子（簡稱小）

韓金花——十九歲剛強的朝鮮姑娘（簡稱花）

韓大媽——五十歲，大成的母親（簡稱媽）

向日紅——二十餘歲游擊隊小隊長（簡稱紅）

崔日浪——二十餘歲大韓國民黨特務（簡稱浪）

斯蒂因——四十歲美國將軍（簡稱斯）

魏國有——二十餘歲中國人民志願部隊炮兵連連長（簡稱魏）

韓大成——二十二歲朝鮮人民軍中隊長（簡稱韓）

尤愛華——十五歲上海李蘭丁手術隊的救護員（簡稱尤）

何金雲——十八歲同上（簡稱何）

趙大力——三十餘歲東北鴨綠江担架隊担架員（簡稱趙）

王小虎——十八九歲同上（簡稱王）

美國兵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第七小隊的特務——二名（不登場）

戰士若干名。

佈景：舞台上是一間陰暗的洋灰房，正面靠右邊，是一排被震碎了的玻璃窗子，從窗內可以看見牡丹峯的全景。

正面：靠左邊有一人多高的梯階，有一門是通街上去的。

舞台的右邊是間內室，靠內室門前首，設一方桌和三張椅子。

幕啓：舞台暗，窗外的牡丹峯上呈現着一付悽慘的圖景。

被美國鬼子炮火破壞的狼藉不堪的電線桿上，到處吊着被絞殺的人民的屍體，古老的白林，美麗的蒼翠，已遍染着人民的鮮血……。夜深寂靜汽車在狂叫，風在怒吼，大同河在咆哮。

低到離桌面二尺高的一盞綠光電燈，被個斗形的黑色洋鐵筒子罩着。

在燈光下顯射出三張不同的面孔——這就是大媽、金花、和向日紅。三人聚在一起正談論着。

「兵！兵！」街道上傳來了槍聲。

紅：韓大媽，你聽，這又是美國鬼子的槍聲。

媽：這準是又出事了。（即起身走至窗前觀望）

花：自從上個月二十號，美國鬼子佔領了這裏以後，白天夜晚，槍聲就沒斷過，那天不打死幾十個人。

紅：哼！打吧！（憤怒的）媽的，美國鬼子頂多再橫行上一夜，

花：（不明白地）怎麼？

紅：（小聲）咱們人民軍和中國志願部隊已經反攻回來了！

花：（拉着紅的手）你說什麼？

紅：（一字一句地）人民軍和中國志願部隊今天打回來了，（做了個手勢）現在離咱們這裏祇有二十里地。

花：啊！這樣近嗎？

紅：嗯（小聲）聽我們游擊大隊的同志說，還看見你哥哥了呢！

花：噢！……………

媽：（自語）這孩子怎麼還回來？

花：（興奮地）媽（跑近媽身旁）我哥哥回來了！

媽：（一怔）怎麼？你哥哥回來了？

花：（笑着）嗯，向大哥說的。

媽：是嗎，老紅？

紅：真的咱們的隊伍回來了——韓大媽，這回你又可以看出見大成兄弟了！

媽：噢，（點了點頭）這孩子回來了也好，可是……

花：可是什麼呀？媽！

媽：可是這個中國孩子（眼睛又望向窗外）怎麼還回來呢？

紅：你說的是那鐘小義嗎？

媽：嗯（擔心地望着窗外）

紅：剛才我在街上還看見她了呢！（略停）那個可憐的孩子，啞着嗓子說了沒有兩句話就走了。

花：（向紅）那是他在哭。

媽：哭。——（向紅）一個勇敢的孩子他才不會哭呢！

花：不會。……（走向紅證明地）就在一個月以前，（回憶着）我們倆剛從工廠裏完成了生產突擊任務，回家路過他門口一看，（向紅）你猜怎麼的？

紅：怎麼的？

花：他家的房子被美國鬼子的飛機炸燬了，（激動地）他的爹爹媽媽，被炸的東一條腿，西一支手，年小的妹妹也祇剩下一個不完整的身子。（感情地）就在那時我親眼看見鐘小義哇的一擊，撲在他媽媽和爹爹的身上，兩支手從一個火堆裏抱起顆血淋淋的腦袋，那就是他的妹妹，他，他……

媽：（痛苦地）他就哭了這一回，以後就再也看不到他的眼淚了。

花：就那一回，鐘小義哭的個死去活來。

紅：朝鮮人和中國人受的災難都一樣，提起了美國鬼子誰不恨哪！

媽：那個孩子一直沒有忘了這仇恨。

花：（繼續向紅說）從那天起，他就住在我家裏，頭些日子，總是飯不進口，水不進肚，一個有說有笑的孩子，現在變的像個老人一樣了，他天天喊着「我要報仇，」——就是因為這，我媽才把他看的緊緊地，恐怕他出去闖禍。

紅：這孩子是有一股子幹勁！

媽：這叫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他老子更有一股子虎勁。

紅：（想起似的）對了，大前天他還給我說過，他父親二十三歲時就和我一樣，也當了游擊隊，那個時候是在東北打日本鬼子。

媽：在日本鬼子佔了東北以後，我和大成的父親，就同着這個孩子的爹爹，一起參加了李紅光的盤石反日游擊隊，在哈爾河大暴動的時候，鐘小義的父親像隻猛虎一樣，頭一個衝了上去，頭一個打死了日本鬼子，也是頭一個受的傷。

花：第二個打死的就是我爹，（跑過去扯起媽的那支斷了臂的袖子向紅）我媽的這支右臂也是那個時候被鬼子打斷的！

媽：就在那時候，這些孩子們的父母都成了殘廢啦！現在……
紅：（敬佩的）現在韓大媽還是照樣的幹呢！——兩條老腿還一樣的跑路聯絡，給我們游擊隊送信，一支手還拿起刀子去割敵人的電話線。

花：我媽要是再退回二十年，還要拿起槍參加游擊隊呢！

紅：是啊！上個星期日成將軍告人民書上還說：「暫時處於敵人佔領區的人民，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
人，都應參加游擊隊。」——你呢？金花姑娘？

花：我嗎……（跑向棧階）

紅：（莫明其妙地注視着）……

媽：（跟上去）你又要幹什麼？

花：拿出來給向大哥看看。

媽：小心美國鬼子（走上梯階向窗外張望）。

花：怕什麼！反正快要用它了，拿出來擦一擦。

（風聲和水聲大作，金花迅速地將第三塊梯板打開，突然從中取出一支日本三八式的小馬槍，隨後將梯板蓋好）。

花：（走向紅）你看。

紅：（即至窗前一望返身問花）嘿，你還藏着這麼一支玩意呢？

花：這是我媽一個月以前的一天夜裏，在大同河的西碼頭上，從一個站哨的李承晚匪軍手裏奪來的，今天媽媽把他交給我啦！

紅：（伸出大姐指）好！有游擊隊的媽媽，就有游擊隊的女兒真是個英雄的家庭，金花姑娘我很佩服你的勇敢。

花：（向紅）鐘小義說過，我們爲的是「給死了的人報仇，給活着的人爭氣，」向大哥，你來看，（指向牡丹峯）這些被美國鬼子絞殺的兄弟姐妹們，裏邊有朝鮮人，也有中國人，他們的血都還沒乾呢，這是美國鬼子今天欠下我們的一筆新血債，我們要叫他用血來還我們！（擦槍）。

紅：對（乾脆而有力的）！老的、小的、男的、女的、能拿起武器的人們，都拿起武器來和美國鬼子拚。

花：嗯，向大哥——不，向隊長，我現在就參加你們這個游擊小隊！

紅：怎麼，金花姑娘，你要參加我們這個游擊小隊？

花：不要我嗎？

紅：那太好了，我太歡迎啦！

花：還有什麼手續嗎？

紅：（拍着她的槍）這就是你的手續，你自己已經辦妥當了。

花：媽！（跑到媽身旁）我現在是個游擊隊員啦！

媽：（笑着）好：（向花）好好地幹，叫美國鬼子也知道咱們並不是軟弱無能的人！

花：嗯，咱們所有的朝鮮人，都不是好欺侮的！

（「乒」街道上又傳來了槍聲）

媽：（向窗外）打吧，打吧！

花：（憤怒地）我們永遠是打不倒的！

紅：對，美國鬼子越打，反抗他的人越多——叫他們死的更快一點（看天色），時候不早了（向媽），

我要走了！

（大媽與金花迅速地從門台上走下）

紅：（向媽）有事到西胡同口找我。

媽：好！

紅：（向花）金花姑娘——不，我的游擊隊員，現在我轉送給你一件寶貴的禮物（從身上取出一個雪白的「慰問袋」，上面繡着四個鮮亮的紅字「英勇殺敵」，舉向花）看，這是中國河北省清宛縣冉莊村模範民兵隊給咱們游擊隊送來的。

花：噢（唸着上面的字）「英勇殺敵」（望紅）向隊長這個禮物是從什麼地方送到你手裏來的！（紅一招手，三人又聚攏在燈光下）

紅：這是咱們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打開順川的時候，中國人民前線慰問團親自到了那兒交給咱們游擊大隊的，以後這個慰問袋就轉到我手裏來了，（說着從中取出一封信）你看，這是民兵英雄王九福寫的信，你認識中國字，看看他都對咱們說了些什麼！

花：嗯（接信看）

媽：金花，你唸唸，媽也聽聽！

紅：對，唸給大媽也聽聽。

花：嗯（唸）「別看美國鬼子傢伙好，他人草包，只要狠狠地打，他們就像國民黨一樣的把好傢伙繳出來」。

媽：（點頭）對，好傢伙看拿在什麼人手裏。

紅：再噙下去！

媽：再噙下去！

花：你們聽「這顆美國造的三〇子彈」——

紅：（從袋內取出）就是這一顆。

媽：（望着）三〇子彈……

花：（噙）「是我們從將匪軍手裏奪來的，你們用它穿透美國鬼子的腦袋——

紅：對，我正好有支三〇步槍，這顆子彈留着我用。（裝進自己身上）

花：（噙）「這顆三〇子彈」——

紅：（從袋內取出）就是這一顆。

媽：（望着）三八子彈……

花：（噙）「是從日本鬼子手裏奪來的，你們用它穿透李承晚匪軍的腦袋——（大聲地）對，（從紅手

中取過子彈）正好給我這支小馬槍用。

媽：（即問）還說什麼？

花：你聽（噙）冉莊村的人民爲着今天的好日子，過去有整整一連民兵參軍抗日，現在還是爲着今天的好日子，我們還有整整一連民兵在準備戰鬥，我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，反對美國鬼子對你我兩國

的侵略，堅決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！

紅：對，蔣介石、李承晚、日本鬼子、美國鬼子，這都是我們朝鮮和中國人民的敵人，早晚都要打倒，打死——大媽、金花、準備好歡迎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和咱們人民軍吧！

媽：（同時）噫！

（媽與花送紅走，『紅剛開門要下，突然「乒」一槍，三人一驚，喊聲「抓住、抓住別叫他跑了」紅即關門，聲音漸漸遠去。」）

花：（開門）快別給他們看見。

紅：知道，我去了！（急下）

（金花返身關門遠處又一槍聲）

媽：（不安心地）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？

花：媽，不要緊，他是拎着煙捲藍子出去的，賣完了就回來。

媽：賣完了就回來，你真信他的話嗎？

花：他賣完了不回來幹嗎？

媽：你——你就是不聽媽的話，鎮小義那個孩子，他天天想着報仇，天天想着出去，一個沒有爹媽的孩子，他要是出了岔子，我們能不管嗎……（望窗外略停）說不定今晚他就要幹出冒險的事來！

花：他很有辦法，不會出岔子的。

媽：怎麼（走近花）他和你商量好了出去的？

花：（質問）你不願意他去報仇嗎？

媽：（反駁）你願意他去送死嗎？

花：他是很勇敢的。

媽：（從桌下取出裝滿花生糖的藍子）可是你也要知道那孩子是剛從敵人炮火裏長大的——

花：（緊接）我知道我們都是從鬼子的刺刀下拚出來的。

媽：老鐘家就這麼一個後代，這是個新生的力量，我們不能叫他受一點傷。

花：他就是因為不願意再受一點傷才出去的。

媽：你瞎說。

花：你糊塗。

媽：我才明白呢。

花：你明白——你明白他爹他媽他妹妹是怎麼死的？

媽：（反問）你說怎麼死的？

花：坐在屋裏被美國鬼子飛機炸死的！

媽：我不給你拾槓。（說着向外走）

花：（攔住）媽，你怎麼又要出去？

媽：我不能讓那個孩子再叫美國鬼子打死他。（欲走）

花：（不放）媽，我不准你再出去。

媽：怎麼，你不准我再出去。

花：嗯！美國鬼子會抓住你的。

媽：爲什麼？

花：因爲你身上帶着很明顯的記號，美國鬼子會查問你的。

媽：什麼記號？（查看着）

花：（提起那支斷了胳膊的袖子）你看！

媽：（看）這怕什麼，自從美國鬼子來了以後，這街上缺胳膊少腿的有的是。

花：媽，你這那像是今天砍斷的哪？

媽：你說的是老傷嗎？那更有說頭，日本鬼子在這裏霸佔了三十五年，也在牡丹峯上殺過朝鮮人，他們的憲兵隊（指着）就住在這小山頂上那座黑色的大洋樓裏——那就是殺人的地獄，美國鬼子也會經來過這兒，他們是知道的。

花：他們知道的事情是很多，媽（小聲地）他們可不知道我哥哥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，還立過大功，現在又在打他們。

媽：（忽然被提醒）對，你不提起來我倒忘了（即從裏衣內摘下一枚獎章）這個「勇敢獎章」可是個明顯的記號，（遞與花）你把它藏好，這是中國人民對他永遠忘不了的紀念！

花：嗯（接過獎章戴在自己的內衣上）

媽：千萬注意（至窗前望了望返身走向花），可別叫那些特務看見了。

花：嗯。

媽：（發狠地）那些壞蛋們天天都在找材料，還要是叫他們看見可就壞了。

花：媽，你放心吧。

媽：（悄聲地）聽說崔五爺家那個兒子崔日浪，就是大韓國民黨組織的什麼「滅共隊」第七小隊的小隊長。

花：噢……我說那個小子現在這麼牛呢！

媽：那個賣國賊子可壞啦！就像個小李承晚一樣，天天喊着「使紅黨絕種」經常不斷到咱家來，你可得

小心他點。

花：嗯，我知道那傢伙沒安好心。

媽：那傢伙肉頭肉腦的，你只要注意就行（起小藍）我去把拊鐘小義找回來。（走上梯階）

花：（跟上去）媽，找不到他可早點回來。

媽：嗯！

（風又怒吼起來，大同河又在咆哮着……此時內室門忽然打開，鐘小義滿身灰土，左手揹着個破空藍子，右手戴着一支黑布做成的棉手套，小白裏反穿着，腰裏扎着根草繩子……）

小：（叫）大媽、金花。

（媽與花聞，轉身見小，一驚，金花忙去窗前巡風，大媽迅速跑下梯階）

媽：（抓住小義）孩子，你可回來了！

小：回來了。

花：我媽正預備找你去呢（跑了下來）你的煙捲賣完了？

小：（舉起破空藍子）賣完了（說着放在桌上）

媽：剛才街上什麼人打槍？

小：第七小隊的特務。（拍打身上的灰土）

花：第七小隊的特務？

小：嗯，就是他們開的槍。

媽：（即問）他們打誰？

小：打我。

媽：打你？

小：噫。

媽：怎麼回事？

小：在十一點鐘左右（指向窗外）就在那個佛廟旁邊的大馬路上，有一個賣煙捲的小孩，他就這樣——

（撿起藍子）走過來……走過去……

花：（入神地）噢！

媽：他幹什麼？

小：（繼續着他的動作，面部緊張地）眼睛望着兩個坐在路西菜館裏吃酒的美國鬼子，他，他（精神特別緊張，聲音壓得很低）他就慢慢地走了上去，身子向門上這麼一靠……

媽：（被他吸引着）……

花：（注意觀望着）……

小：（叫喊）賣煙捲，司令部香烟（稍停，）可是，那兩個美國鬼子，喝的醉熏熏的，還在抱着個瓶子猛喝。

花：他們沒買那個小孩的香烟嗎？